

■ 真情流淌

# 纸媒的温度

◎李晓

我所在城市的一份报纸，今年迎来了它70岁的生日。

一个供职在这家报社的年轻记者，邀约几个朋友，点燃生日蜡烛，在烛光摇曳中默默祝福他供职的这家报社，道路广阔，前程美好。

这个记者对我说，这家媒体给了他一个谋生的衣食饭碗，更有职业生涯上带来的荣耀，而今，他还坚持着自己的新闻理想。

一份报纸，在读者的阅读中，它也有着一座城市跳动的脉搏，为风云激荡的历史留下一份郑重的底稿。

有一年，我去拜访城市里一个老报人，满满一屋收藏的老报纸，感觉一股股浓烈的旧时光味道沿着时光列车呼啸而至。其中

有一些收藏的老报纸，纸张已泛黄，变得薄脆，但印刷的字体尚清晰，微微抖动，似有粉尘呛鼻，故纸味扑面而来。在老报人收藏的报纸中，我见到了他从业的这份报纸早年的面容。我理解一个老报人对这份报纸的感情，其间融入生命历程、岁月往事的办报生涯，有着心血的灌溉，星星点灯的守护。

时光满满，对于天翻地覆变化的一座城市来说，有一份报纸的忠实记录在场，这是一份报纸的荣耀。而在今网络时代的生长中，一份报纸还依然枝繁叶茂，树大根深，这是一份报纸的荣幸。一份厚重报纸的老灵魂，依然在报纸的基本里流传，它创办时的初心，依然

在一代一代报人的薪火接力中，顽强而执着地坚守和奔腾。

一天一天的报纸，它通过邮局发行员送到那些嗷嗷待哺的阅报人手中。对于读者来说，一份报纸按时打开，成为时间简史的一部分，甚至成为命运的一部分。

我那在一家行政单位工作的父亲退休后，在包装四透的老房子里，坐在老藤椅上读报刊，成为父亲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这些年，父亲把我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，一丝不苟地收藏在他自制的剪贴簿里，连同家里那老影集，放在父亲母亲当年结婚的老樟木箱子里，箱子上脱落的老漆斑，与父亲老年斑覆盖的脸重叠在我的凝望里。每当看见我在报刊上发

表文章，父亲就兴奋不已，把报刊拐弯抹角拿到楼下让邻居们看一看，其间有一点炫耀的小心情。父亲对我说，你在报刊上发表文章，很不容易的。

去年秋天，父亲远行去了另一个世界，在清理收集父亲的遗物中，有旧大衣旧帽子棉毛裤，还有父亲看过的报刊，一张张一份份叠放得整整齐齐，这是他一贯注重严谨、讲求干净的行事风格。我把这些父亲阅读过的报刊抱在怀里，还能依稀感受到父亲生前留下的温度，一阵阵透过报刊传递到我的心上。

在这个靠一目十行刷屏浏览成习惯的当下，认认真真读一份报刊，其实是一种奢侈而享受的时

光，它考验着我们的耐心，让我们慢慢咀嚼烟火人生的味道。我们日新月异的时代，带动它滚滚向前的，或许是先进的科技力量，而安顿我们的精神生活，用不了那么快，那么慌张，那么投机，那么势利。慢慢地阅读一份报刊，一本书，让我们跌跌撞撞的步履，在淘洗后的生活中，得以回归它本来的节奏，本来宁静如处子的面目。

“像鲸鱼一样穿行于浩瀚洋流，隔绝噪音，亦不制造喧嚣，恒定频率的声波自有回响”，这是一家媒体的发声。我也把它送给坚守在报刊这样的媒体朋友们。

在云卷云舒中，打开一份报刊，是大地的气息，人间的温度。

■ 情景交融

## 牵手之美

◎陆地

那天傍晚，我在广场散步，看见老两口也牵着手“散步”，更准确地说，应当是“学走路”。老太太走路缓慢而蹒跚，她有些胆怯。老头子要不断地鼓励她，就像一个刚学走路的孩子，缓慢摇摆的样子。

老头子边伸长膀子牵引着老太太，边小声地教她：“抬头挺胸收腹，走猫步。加油！再加油！”老太太始终不说话，面无表情，始终被老头子牵着往前走。大概他俩走累了，老头子牵引老太太走到休闲椅子旁坐下来休息。

我见状走了过去，我们几乎同时认出了彼此，于是我也坐下，和他聊了起来。

老头子是我的初中老师，夫妻俩退休后随孩子搬到了城里。不过，美中不足的是他老伴在三年前得了脑梗塞，治疗后留下大脑反应迟钝、腿僵走路不便的毛病。他经常牵引老伴出来散步。说他喜欢教老伴学走路，看她走的姿态。

我仔细地看了看师娘，她头发剪得短短的，看起来还很精神。尤其是脸上的舞台妆，化得不浓不淡，那弯弯的眉毛，淡淡的红色眼影，朱红的口红，为师娘增添了不少的气色。“每次出来，我都要为她化个淡淡的妆容，这次给她化了新娘红妆。”老师缓缓地说：“你师娘退休前是县剧团的演员，大部分演的是古装戏，所以出门前我都要为她化妆。只要洗过脸，拿出她化妆的盒子，在她脸上化个妆，她就知道要出门了，高兴得歪着嘴笑。”

没有抱怨，没有牢骚，对于老师来说，出门化妆，牵引妻子散步，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。

我和老师边聊边想象着他为师娘化妆的样子，他一定像画家一样，一笔一画勾勒出师娘楚楚动人的容貌。“以前我不会化妆，开始时在她的脸上是乱涂一气。”我耐心地听着老师的故

事。“后来我跟剧团的化妆师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化妆，现在我化妆水平不错吧。”老师说完，一脸的幸福和自豪。

这时，老师站起身，伸手牵引师娘，对她说：“快，到徐姐上台了……”师娘依旧靠着老师的手，向广场慢慢走着。老师打开口袋里的小录音机，顿时锣鼓就敲了起来。师娘听到锣鼓声，忽然把脚步停了下来，她左右望了一眼，然后摆正了姿势，甩开膀子，抬高了脚步，向前开始走猫步了。她走得很快，但出手与脚步的动作很不协调。“徐姐，手脚同步了！同步了，上台站不稳。”老师喊起来。

师娘又停下了脚步，愣愣地站着，不知所措。老师感觉自己心急了些，赶紧又牵起了她的手，继续往前走。他们走几步，老师就重复一句“快，要到徐姐上台了！”就这样，我跟在他们后面，一路看到老师不停关放口袋里的小录音机，嘴里不停地重复：“快，要到徐姐上台了！”师娘有节奏地跟着锣鼓声一步一步地向前走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师娘松开了老师的手，和他并肩往前走着。

老师双手拍了起来，嘴里跟着录音机里的锣鼓声喊了起来：“咚锵，咚锵，咚锵咚锵！”老师先一甩手，迈着猫步向前走。师娘侧身望着他的步伐，敬畏地跟着他的动作也走起了猫步。

就这样，老两口在广场随着“咚锵，咚锵，咚锵咚锵”的锣鼓声，甩着手来来回回走了几圈猫步。

告别时，西边阳光暗淡下来了，我看着老师牵引着师娘的手，迎着夕阳往家走，身后，拖着长长的影子。这一幕，不由让我想起以前听过的一首歌《陪你一起老》：“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，每天都能够看到你的笑，少了个依靠，伤心没人可以抱，眼泪擦都擦不掉，你知道……”



白云深处有人家 王国海 摄

■ 笔随心动

## 母亲的劳动观

◎朱耀照

母亲一生劳碌。

父亲在外做木匠，常年不在家。家里家外，全靠母亲一双勤劳的手。

每一天，都有很多活等着她。农忙时更是如此。如麦收季节，割麦，打麦，晒麦，收麦；番薯收获时节，割番薯藤，切番薯藤，煮番薯藤，挖番薯，运番薯，晒番薯丝，制番薯淀粉，等等。农闲了，母亲就上山砍柴，储备柴火；下地找猪食，割猪草，为养猪奔波。外面的活做好了，回到家还要做很多家务，如烧饭，喂猪，洗衣服等。

那时，母亲五十不到，头发花白，脸色黢黑。人们对她说：“你这太苦了，能否少干一点！”

她总是笑着说：“习惯了，没什

么！”

母亲生产时年纪大了，但对我这个老小儿，也并不宠爱。在我七八岁时，就安排活儿让我干。放學回家，就让我拿着镰刀到地坎割草。到了周末，母亲便带着我去田地里干活，有时还挑着水肥一路晃荡。暑假，是母亲最开心的时候。除了雨天，总有我干的活，比如除草、施肥、砍柴，等等。

大清早，我想多睡一会儿。母亲的声音却适时响了起来：“起床吃早饭了！今天我们还要到大何寺番薯地松土。”

总之，她总会见缝插针，不让我有偷懒的时候。

见别家的孩子在玩，我会想，为什么我的母亲那么狠心？她是

不是周扒皮？是不是她亲生的？

母亲见我不情愿的样子，就用通俗的语言给我讲道理：“盐白淡，人白懒”“锤炼才能铜香炉”“少小不吃苦，老大难成材”“要想力力气大，就要从小练”。

这是不识字母亲的劳动观。母亲还会时常对我们说：“勤劳务，有钱有食；懒惰惰，无米下锅。”这可以称之为我家的家训吧。

可能也正是这种朴素的思想，支撑母亲乐于操劳了一辈子！

那时，她还不懂有脑力劳动一说，她的劳动观也有明显的局限性，但这并没有消除它对我的影响。正是它，一直鼓励着我去勤奋，去创造，去获取物质和精神财富。

■ 直击真相

## 没有头衔的困惑

◎王珍

有一天，欧阳胜说，出了新诗集，问我可不可以去参加研讨会。我说，必须的！因为在我的心里他一直是好朋友啊。为朋友虽然我沒勇敢到要两肋插刀，但能够做到的事，一定要尽力去做。

后来，欧阳问我，怎么介绍你？

没想到这么正式，还要介绍啊。这真的吓倒我啦。我的头衔不是太少，而是直接没有。我挖空心思想啊想的，还是只有父母给的一个名字。但我并没有为这个名字增光添彩，所以，不加头衔的话，在需要介绍的场合这个名字约等于没有。

一般碰到这样的场合，我都会弱弱地问一句：“可以说是一个喜欢写散文的人吗？”终于有一天被一哥们嘲笑了：“我还喜欢当美国总统呢！”

我被噎得很没自信，差点得自

闭症。没有退休的时候，职业还可以权当头衔，事实上也一直被叫“王老师”“王记者”“王编辑”，那今天总不能说是“王退休”吧？

想起我有个闺蜜，总是想拿我撑个台面，在把我介绍给她的那些朋友时，喜欢推出那个陈年八股的“某报新闻部主任”的前头衔。我当时跟她急过好多回，曾经当众驳过她的面子：那个某报都早不存在了，我现在只是杂志社的一个小编。如果这个让你觉得塌台的话，下次切记别叫我来。唉，早知道头衔这么重要，我当时咋都不懂得珍惜呢？

我的一位前同事说，退休后，只要不去参加什么正式的活动，什么职称啊头衔啊都没有用。

但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，即使只是吃一餐饭，若是在一群有头衔的人堆里，你依旧不可以没有头衔。

突然想起一个笑话：一个小学开家长会，同学们一个个炫爹：“我爸爸是厂长。”“我爸爸是师长。”最后，小明大声地说：“我爸爸是家

长！”

这给我的启发是，我应该学会脑筋急转弯，给自己整个啥头衔备用。

有一天，路遇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同事。他掏出一张名片，那方小小的纸片上，写了密密麻麻的无数个头衔，大多是“××第一人”。叹为观止。而我想破了脑袋，还是只有一个：没有头衔第一人。

幸亏，现在相比名片更加流行“加个微信”。这让我稍微舒了一口气，头衔不是万能的。但在实体相见时，没有头衔却也是难题而不可贵的。即使是在网上玩个魔兽世界，也需要想方设法去完成一些特殊的任务给自己弄个头衔，甚至有玩家不惜花重金给自己买个头衔。

这些日子在家养病，躺在床上静思：我时常讥讽别人，都七老八

十了，还在梦想一夜暴富，或者一朝成名。而自己活了一把年纪，还在为头衔而纠结，这不都一样是悟性太差没活明白吗？

关于没有头衔的困惑，其实孔圣人早就给出了答案。他曾点赞子路，身着缊袍，立于狐貉貂皮之间，不耻不忮不求。这是说，一介粗布麻衣，与穿着貂皮大衣的富者站在一起，而不羡慕嫉妒恨，照样只管自己心平气和，坦荡自如。这种气度的养成，其实就是苏东坡说的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

所以，不管你是警察叔叔，农民伯伯，还是退休阿姨，甚至只是路人甲乙丙丁，只要不断探索人生哲理，学会看懂人情世故，掌握生活的道理规律，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，拥有取舍的智慧，常有一张阳光一样的笑脸，也许会比任何头衔更有底气。

2022年6月25日周六

浙江工人日报

■ 难忘记忆

## 趣谈火车票

◎陈慈林

火车票是铁路企业与旅客“签订”的运输合同，是旅客乘车的主要凭证。1830年9月17日，世界上第一张纸质火车票出现在铁路发源地——英国。近二百年来，火车票介质与购票方式变迁记录了铁路和时代的巨大发展。

初期火车票只印有到达站名，出发车站、乘车日期、发车时刻、票价等元素均由售票员书写。随着乘坐火车的旅客越来越多，靠售票员逐张填写已无法满足需要，1840年，英国人托马斯·埃德蒙森发明了“硬卡”火车票，随后风靡全世界，在一百多年里成为各国火车票主要形式。

1876年7月3日，中国第一条开设客运业务的淞沪铁路通车，这条铁路因为车速和办理客运业务时间很短，至今罕见火车票实物。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后，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的铁路客运，两年后即进入了民国时代。

民国初期的火车票据说是手写的，这在民国初年几乎没有作家的作品里可以找到一些痕迹，但我至今未见到实物，也缺乏直接证据。我最近读到《中华民国铁路客车运输通则摘要》，对上世纪30年代火车票作了详尽介绍。

彼时中国铁路运营总里程不到2万公里，分别为（南）京沪线、津浦线、胶济线、陇海线、北宁线、平绥线、平汉线、正太线、道清线、粤汉线（分湘鄂段和南段）、广九线、南浔线、沪杭甬线和浙赣线的杭（州）玉（山）段（其时东北三省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，其铁路由日寇扶植的伪满洲国管辖）。这些铁路有的尚未完全联网，如沪杭甬铁路与浙赣铁路，中间隔着钱塘江；更多的分属不同铁路公司，这对旅客旅行带来许多困难。各铁路局为了最大限度为旅客提供服务，专设了“联运”业务。

当时火车席次分为一、二、三等，以不同颜色车票区分：一等火车票不跨线为红色，跨线“联运”为黄色；二等

火车票跨线为白色，跨线“联运”为绿色；三等票不跨线为蓝色，跨线“联运”为棕色。遥想当年有人从宁波乘坐火车到北平（京），途中须经沪杭甬线、京沪线和津浦线等区段，必须手持五颜六色的N张火车票多次换乘火车，也可算是一道奇异的风景线。

火车票颜色只能区分席次（一、二、三等），无法区分快慢车和卧铺硬座、快车和卧铺须在原有客票上再行加价；特快以百公里为单元（含一百公里），每单元一、二、三等票分别加元六角、三角和一角五分；卧铺则不以距离远近、而据夜间占用加价，每个夜间分别为：一等上铺三元五角，下铺四元五角；二等上铺二元五角，下铺三元；三等上铺一元，中铺一元五角，下铺二元。

这样的规定看起来似乎很合理，但在实际运用中也存在一些疑问，比如火车晚点，旅客是否要为这段时间的卧铺“买单”呢？手头没有资料，不敢妄断。

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末的火车票，不论软席还是硬席，从车站出售的都是托马斯·埃德蒙森当年发明的“硬卡票”，在火车上补票则用薄纸“软票”。

2007年6月30日，百余名为“火车迷”聚集北京青龙桥火车站购票，这是中国铁路的绝版“硬卡票”，这些车票已成为“火车迷”的珍藏品。

随着铁路售票系统进入计算机联网时代，火车票变成了特殊纸张打印的“电脑票”。发生巨大变化的不仅是车票外形，最根本的还是购票方式。十几年前购票须到窗口排队，春运期间火车站常常人满为患，又往往一票难求。

如今用手机下载12306软件，坐在家里就可购票；选定出行日期、车次和座位后轻松下单，慢则数分钟、快则几十秒，就可完成购票全过程。

出行时只须凭本人身份证或刷脸就能顺利进站、上车，纸质火车票从此退出历史舞台。

■ 思绪点滴

## 夜深人静的时候

◎叶远钦

人过不惑之年，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独居小屋。沏杯茶，想想过往之事，或写点感想。

这是一种境界，一种生活。也许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同，才会有不同的人生。有的人喜欢灯红酒绿的生活，有的人喜欢独处。但我觉得独处，才是远离喧嚣的最好办法。

独处，能陶冶人的性情，锻炼人的意志。

一年四季，我喜欢每一天的日出日落。或许淡而无味的生活，是人生的归宿与历程。春夏播种，秋冬收藏。四季轮回，春雨绵绵，夏日炎炎，秋风送爽，冬日暖阳。一年又一年，我们的容颜慢慢老去，留给我们的也许是很多难忘的生活片段。

这些回忆，有苦涩、有甜蜜。正是这些回忆，才有了我们丰富的人生阅历与轨迹。俗话说，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”。